

獪園

獪園第二目錄

仙幻

葫蘆藏世界
卸足道人
金水橋幻戲
掌心雷
吹雨
一莖草
字誤書草
玄愷神
夜遊滇南

劍俠

盜獻黃絹囊

魚戲

畫屏女

拂雲見月

擲杯

飛劍斬湖蛟

移樹

稅宅

器鬪

分廚

送別楊子
寉背翁
林道人指石
太乙星君授法
江長老
端和尚
紫霞碧洞
天醫
折翮鴿兒
嶫兒樣
碩亭

代草觧頭文字
金姬
萬家牧牛兒
帝索紫金梁
世廟宮中仙戲
偷桃小兒
僧中幻
劉刑部兒
吳叟遇仙
漩任青城山
雲中畫舫

猶園第二目錄終

獪園第二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譔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鋟

仙幻

葫蘆藏世界

山陰壕生號衡陽山人名自忍居闤闠中乃凡民也目不知書少年販茶入天姥山中遇神仙傳受變化隱形之術五雷請雨之法試之奇驗五符五呪雨立注如傾矣又適曉搬運之法果敲蔬饌所至無不畢致分杯結霧化竹釣鯔無所不工無所不曉杖頭挂三葫蘆大如杯一日醉後謂衆客曰某有奇術自古

鉛

無者、今日請爲諸君設之、不足聞于外也、衆欣然應聲曰、敢不如命、生遂解下三葫蘆、用五色絲繩三尺許繫之、縆于席端、按亥卯未三方安置、既定、指南邊者曰、此第一天界、指左曰、此第二地界、指右曰此第三人界、于是揭三葫蘆蓋、使衆聚觀之、洞然無一物在、然後復掩却、據生口中喃喃誦胡僧呪一徧、次第纔起繩蓋、頃之、第三葫蘆中陡然震動、見人馬無數皆長二三寸、官寮將吏、士女老稚、隊仗音樂、提携負戴、還遶從繩上行、至衆賈漁獵之具、踵接肩摩、毛髮分明、細若刻鏤、雜然趨赴于第二葫蘆中、生口中仍復誦呪如前、呪畢、但聞其中鏘鏘然作銅鉄之聲聞

于外、又見嘯非常、須史推出一隊牛頭馬面獄卒夜叉、奇貌鬼神引羅人皆披枷帶鎖現種々地獄變相、齊趕入南邊第一葫蘆中、坐又復誦呪如初、忽見湧出天人玉女、珠旛寶蓋、玉皇香案在前、其後擁諸佛菩薩帝釋龍神及所乘馬駝獅象四足之屬、一々現形、莊嚴具足、其來如風、其去如雨、却走進第三葫蘆中、諸領蓋一時悉下、寂然無声、抖擻葫蘆、復収柱杖頭、視之都々有矣、璩生後棄茶業辭家入四明山云、不知所終、張君去非親遇其事、說云然耳、按原化記載嵩山潘老人懷中一葫蘆子、牀席帳幕、凡是用度、悉納其中、無所不受、夜則于空室内陳列、時有見者、又

酉陽雜俎載劍門負笈老翁、盡取侯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負之而趨走若飛鳥、又遂州村民、于世尊前能自作阿彌陀佛、宮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詳據生伎倆、豈嵩山劍門遂州之流乎、不然、其理莫曉、非所云不可思議者耶、

卻足道人 已上二條皆金箔張事

國初金箔張者、山西平陽府人也、世造金箔為業、人呼之為金箔張、其子二郎、聰儁不凡、少遇仙流授以鹿盧蹻經一卷、遂得乘蹻之術、閭里駭其所為、一日有羽衣人過其門曰、家師亦挾小小奇術、二郎不棄、明日遣騎相迎到敝莊觀之、黎明、果有兩童子各乘

一龍自雲中下来復牽一龍来迎三龍繋在一處有頃請二郎乗龍々獰甚昂首不伏童子出袖中軟玉鞭々之二郎乃騰身而上行数里至一山谷中花木繽紛陂陀連接泉石幽邃洞壑杳冥倏忽眺望之際俄達茆庵矣二童子先入庵啓報羽衣人亦已在門傳呼延入見一道人龐眉古服坐匡牀之上雙足却挂壁間相去猶尋丈也二郎欲拜道人曰且止勿前老漢久卸膝蓋骨以自便倚足于壁不踏世上紅塵矣今日不免為郎君一下牀也於是揮手招壁間雙足自行前着膝上幅輳如常人遂下牀具賓主禮呼室中童子煮新茶供客茶至則一無首童子也道

人責曰、對侍客、乃簡率若此乎、可速戴頭來、童子擎手捫其頸遽入室、取頭戴之、便出、供茶如初、致席于地、坐談良久、命治具款郎君、膾青龍肝為膳、二郎媿謝再三、道人曰、屠龍是家僮常伎耳、郎君莫怪、須臾見童子牽一青龍于階下、引短劍斷龍首、龍亦蜿蜒就屠、先剖其腹、次取其肝、切肉作膾、聚肝其上燔之、爪牙鱗角、俱垂于地、少焉登俎、五采爛然、二郎疑不敢食、道人連啗數器、擘龍肝食之都盡、二郎覩其風貌、聽其話言、莫可測識、自謂世之所無也、因留侍數月、盡其術、然後告歸、送門出庵門、忽風起塵揚、天地晝晦、俄而清霽、道人與前庵都不見矣。四顧皆黃沙白

草之鄉無復花木陂陀泉石洞壑訊之乃在大同渾源州北嶽恒山下步行旬日始得還家

金水橋幻戲

平陽張二郎嘗與客同詣水邊見羣魚游泳客問此魚可作羹否二郎曰可第君所須幾頭耳客限其數二郎便丸泥投水中頃之有魚長尺許者鱗鱗躍噞數果符前數二郎嘗聞濟源靈湫之奇親詣觀之知其伏机所為歸而效爲穿一池亦能出物人以為巧高皇帝聞其術神召見便殿問曰爾有何道術也二郎奏曰臣能開頃刻蓮花時方二月春陽媚和乃出袖中一小銅餅子注以淨水須臾見五采雕雲弥布

殿闕於是請 上御金水橋觀之二郎鮮領巾內一
小玉合例出石蓮子七枚徧擲水中俄見荷葉田田
漸大如蓋倏爲莖蒻挺生矣芙蕖交映花香遠馥芳
風滿川過而矚者咸謂神仙幻出矣久之二郎剪雲
藍紙作小舟吹落水面具奏曰此採蓮船也上曰卿
能駕以行乎曰能曰能使球身登舟而發復具奏曰
臣少習于吳能爲吳歌請爲陛下奉清燕之娛曼殽
初引林容颯飛韻溢陽春玩深綠水朝貴相與聳聽
宮嬪爲之駐愁歌竟往來蕩漾花叢之間衆中遙見
二郎妻子僮僕悉在此舟共載更唱迭和嬉游水央
是時 聖情大懌龍顏和暢趣命出金帛賞賚忽有

飄風從東南來、煙波騰沸、雲霧晦霾、人舟荷花、都無所見、

掌心雷

已下五條皆張皮雀道事

張皮雀既得胡風子術、日賣掌心雷、里中群兒每持一錢與之、便以朱書雷字於其掌心、兒趨鬧市中揚言曰、雷來矣、雷來矣、舒掌即作殷殷之聲騰于空中、市人仰視青天、無不駭異、久之漸漸而止、

吹雨

一日張皮雀行玄妙觀門外、見洗白家曝衣帛在市、呼之曰、覔茶来喫、其人不應、便書一符、吹去西北角、驟雨如傾、點污衣帛、使其家明日重洗

一莖草

張皮雀嘗與諸少年戲賭、同看市行女子足之大小、就地拾一莖稻草、橫置之、女子行者、誤視爲溝、競褰裳而跨之、又戲謂諸少年曰、吾欲此女濡肩而行何如、復擲莖草于地、女便舉手濡之、人問女何故而並道士肩、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見大溝、溝傍有枯樹、遂並之而過矣

字誤書草

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適民家建醮、衆道士飛章告玄、向空上焚、只候皮雀登壇、皮雀大醉而來、語衆道士曰、速收醮筵、雷大且至、緣所上之章、有字失體、復

草書、上帝大怒、咸被棄擲、且命火部譴其不敬矣。衆道士云、未嘗誤也、皮雀忽于袖中出所焚之章示之、宛然、淨奈封題印署如故、字誤書草、一符其言、有頃、雷電駭空、自北而至、飛火環其廬、焚燒盡矣、

玄壇神

張皮雀常畜一雞于玄壇祠下、皮雀出門、謂玄壇神曰、鬍子照管家畜、莫被人攘去也、鎖其門、以鑰挂門上而出、里中無賴少年聞之、便竊啟視、攘雞在抱、欲出不能、但于庭際旋繞、左衝右突而已、伺皮雀歸來鳴求之、笑而釋去、人問少年汝既攘雞、何以不走、答曰、身如被絷、欲逃不得、後遂莫敢犯焉、

夜游滇南

已下十三條皆李福達事
王徵君秤登竹墅席上談

嘉靖初、有李福達者、扶溝縣人也、故為千戶、能分身散影、役使山魈、坐致行廚、興騰雲雨、飛砂走石、靈奇幻設之事、不可勝紀、世莫知其投也、是時大獄始定、閣臣張桂二公秉朝政、以其妖妄惡之、械繫甚堅、使獄卒共守、而報京城內外戲場聚處皆有福達、又驚傳玉河橋酒館中有一福達、常與道士对談共飲、看驗無差、二公不信、命悉縛來、力士縛得兩人至、餘皆遁去、擁至廳事前、伏于階下、起而細視其貌、乃是兩政府中老蒼頭也、二公大怒、將加拷掠、都皆〻如醉夢中、不知身所由出、及使人視械繫然、真福達故在

也、命秘其事不以上聞、　世宗皇帝方好神仙、親召
福達至、遣中官破其械于五鳳門外、欲留供奉內庭、
二公密奏不可、乃止、福達僅獲免死、謫戍雲南邊衛
矣、故事、遣戍必有兩步健守押以防逸去、李謂步健
曰、向某所以不遠遁者、為此業報未償、今償畢矣、汝
曹相過意欲何為、步健曰、公神人也、何敢他望、但無
以復命、亦當獲譴、欲得雲南文信為憑耳、李曰此易
耳、不足憂也、乃選旅舍主人家、求靜室一所、周遭扃
鐍封護無隙、告主人曰、吾中夜入靜、慎勿喧動、因勅
兩步健宿戶外守之、誡曰、無妄窺、禍及汝曹矣、步健
受教、屏息而寢、不敢謦欬、中夜但聞人馬馳驟之聲、

若衝濤破浪然、莫測所謂、淩晨啟扃、李于袖中出雲南都司文憑收管、一一具備、符信宛然、緘封猶濕、授之兩人、各各拜謝而去、後客有從滇中敗藥回者、見一酒樓壁上詩、後署云、李福達從軍至此、

劍救

先是李千戶福達、為家奴上書告變、遂搆成大獄、上不之誅、遣戍徼外、李因隱身之江南、後陰以六丁驅役之術、縛歸救奴、從蘇州玄妙觀所寓道房內、穿一坎深尺許、有甲士率救奴立于坎中、釘如手足、李身衣黃袍、戴金簪、南坐擁國、擬兩都、叱其奴曰、逆死無他言、奴乞命、號呼甚慘、李從袖中拂出白炁一道、

如匹練然、旋繞其奴髮際、須臾形漸縮滅、如火爍膏、食頃、頭顱俱沒、坎中悉化爲水、毛髮不存、李徐起滅燭就寝、覰中道士穴壁窺之、悸幾死、

盗献黄綃囊

初李福達過禊州、寄託楓橋金氏、金氏者賣古器人耳、不甚禮重、李殊怏々、即赴常州武進縣、住于錢巷楊七、郎家、李善縮地術、心欲有詣、身即輙至、不俟整檝駕舟、常令児捲臥具而行、胷前挂黄綃囊、々中貯素書二卷、雖盛暑弗脫、臥起常不離身、一日楊家六郎伺其浴于河、窃而藏之、李登岸、見囊失去、笑曰、當令盗者自献、乃白座客、其不免対諸君作造次矣、因

整衣冠而手握固而坐、頃之、六郎嬰睛垂于腰外、長尺餘、叱曰、捉阿郎下階、六郎自投階下、頭面搶地、求哀咽絕、其弟代為叩頭謝過曰、肉人無知、幸見矜釋出其囊呈還、李却使六郎自納其睛、經時復故、因責其歸致酒果贖前罪、前後咫尺、至暮不達、度所行已逾數里、六郎亟返拜懇求恕、乃釋之、明日携酒果、極脩珍饍致敬如弟子禮矣

魚戲

楊六郎七郎爭屏池水取魚、三日而水涸、李福達謂曰、明日將羹鮮與飫客乎、二人匿謝曰、並無有也、李知其欺之、夜召奇形異狀小兒百數、去其梁笱、擲庭

抛磚風雨作大池中有魚千頭、悉跳出外塘、一無獲黎明起視、漲平如故矣、楊氏舉家羅布祈哀、李意解、仍遣詣池上、及至、諸魚紛紜踴躍還入如故由是禮待殊常、朝夕恭禮焉

画屏女

毘陵某衣冠家、嘗邀李福達飲、中夜設画屏于堂、屏上有美女一十七人、李一一呼之下地、令其歌舞于前、獨留一人守屏上、歌舞畢、次第叱之登屏、衣冠驚駭不測、深加敬禮、按仙傳拾遺載、廣陵人張定、從道士授变化之術、每見圖障屏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真無異、今擬李君

所為、神仙戲術不可學誕矣

拂雲見月

千房李福達、客常州楊家、時方中秋、會有數客同在六郎家飲、其夕霽月澄瑩雲無纖翳、主人謂客曰、今夕何夕、月出皎兮、李起溯指下、潛于簷角拔出一尾、可三寸許、復就座飲、忽有黑、風暴雨霑濕盤筵、數客不樂道散而去、李却與客還詣七郎家索飲、月明如故、明日七郎過六郎家、六郎謂曰、昨宵與客共飲方羨月色大佳、忽風雨驟至、客與主人皆不樂為之罷席、七郎大驚曰、昨宵月明如晝吾輩竟夕談笑安得風雨事乎、六郎因如李之所為矣、乃曰、今宵須從李

先生乞月賞也、李曰、有是乎、座客皆喜、其夜方設席于庭、陰霾不散、李向空以袖拂之、少頃、雲收霧霽、清光洞然、主客再拜而謝、擬此、則梯取紙剪之事、酉陽宣室所並載者、信而有焉、

擲杯

李福達游太湖、王文恪公子招飲于舟、由湖口、經明月灣下、公子出金玉酒器以備觴、李每飲畢輒取杯擲水中、擲之殆盡、舉座皆失色、公子知其術異、獨不為動、而李亦談笑自若、及濟中流、忽有赤金鯉魚數十頭躍入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則所擲玉杯金斝一一在焉、夜檢視、百不失一、

飛劍斬湖蛟

李福達過太湖蛟挾其舟、風大作、李怒、飛劍湖中斬蛟、少頃、見一蛟死、浮出水面、湖水盡赤、李命庖人取而鮓之、

移樹

上海朱尚書恩家、前門有大槐樹二株、下可蔭數牛、尚書愛之、問李先生曰、樹可徙乎、李曰、何爲不可、其夜風雨晦冥、雷霆震吼、凌晨起視、則二樹已在後門、矣、擧家怪愕、福達去後、此樹依然在前門舊處、如此遠近日覩詭異、不測其然、董翰林其昌聞諸故老、向布言說、

稅宅

李福達一日到藥州城中稅宅、徧閱數處、輙憎湫隘、儈人怪之、李曰、鄉莫管我所挈細小、什器頗多、必須寬敞始得、儈人以為戲言、後看下一大姓空宅子、前廳後堂、洞房連闥、意甚樂之、與稅價畢、李便入宅、從容袖中摸出小白石函、縱橫不離數寸、凡衣服飲食床褥臥具屏障几席釜甑一切資生之物、尽從中出、又於函中挈出婦人男子凡數輩、皆其妾媵使令、又有十餘小兒皆衣五綵、儈人震怖、便狂走、李笑而不言、久之將行、還復挈此婦人男子小兒諸器玩、一一悉納石函中、仍袖而去、此石函有人相試提之重不

能勝福達啓、閑飄然、若待毛羽、江南豪貴贈遺數千或受之以濟貧乏、或封而留之、所至懷一函一袋、行止自隨而已、於是悉悟福達為遁仙異神矣、希言常疑陽羨書生、太元道人、嵩山潘老、緱門員篋諸說、以為文人愛奇、假虛鑿空而成文、頃萬曆甲寅六月五日、在華亭董翰林坐、遇豫章企石至、黃之先人、嘗為福達弟子、數歲時、隨其父入吳門、親覩異迹、而語于人、即知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以斯奇驗、更何致疑、固無書不可盡信也

器閑

最後福達答黃浦上朱思尚書家、朱公好道、禮為上

客、或厨傳稍有不飭、李知是内人慢之、呪其室中器皿服玩使關擊庭下所曝筐筥、一一歷階而上、内人悔過乃止、

分廚

福達居宋家月餘、尚書戲令李君作主人、應曰唯唯、然、一無所辦、第邀尚書至園亭登席、咄嗟之間、雕盤玉俎、從空下來、已而尚書歸第、推求其故、家人云、今日内眷釀飲、擊鮮在釜、以次失去、尚書笑問所失之饌、一一皆筵上物也、諸女郎恨李作祟、相與大詬、李聞之、每日俟釜中饌熟、必分取其半、閨人愈怒、詬尚書送之去、

送別揚子

尚書置酒舟中宴別、舟行累日、還復在門、後直送至京口、渡揚子而去矣、朱公歸快〻不樂、恨留李君不篤也、諸女郎共喜李君之去、約伴同游後園賞花、方樂、驚見福達復在山亭外徐〻而来、且吟且歌、未嘗去也、大駭而散、終無奈何、朱公愈加尊敬、未幾竟別朱公遁去、稱不更還、亦不言所適、後遂無聞、或傳其劍仙上升于天矣、

鶴背翁

弘正間、四川王維賢刑部、過青城山下、親見峰頂有兩老人、皆跨白隺、一自東来、一自西至、相逢下隺背

而稱、從容談笑久之、復上崖背、揮手告別、各々昇雲而去、是時紅霞覆地、異香馥空、蜀人皆言真仙所降矣、余邑前輩楊儀禮部、素不信玄怪之談、聽王君言始遂傾心、著有高坡異纂行于世、

林道人指石

萬曆中福建延平府有林道人者、不察所從來、亦莫知姓字、俗呼為林仙人、從純陽祖師受指石成金之法、能令頑石瓦礫草木諸藥人間所有之物、應手而變、不事鍊合、然其術以救濟貧乏為主、未嘗自潤也、沙縣王別駕某、罷官歸、頗樂方術、延之于家、禮待甚渥、常有貪夫求其術不得、每于僻靜處想脇倫至、時延平守下車旬月、深嫉此輩、貪夫東伏訐之、守懲急

遣分捕、而林已在門矣、遽令召入、林秀眉美髯、恣出格外、守望見、心異之、詞色稍和、謂曰、若有何術、能立就乎、林語曰、貧道非爐火術、亦不幻惑貴人、但以賑乏絕而已、公既欲試、惟所命耳、守即戒左右取水銀一大錠、計重二錙與之、林因請水一器、投水銀其中、用手揉之、少頃、澄水已成好銀、守大驚、亟呼銀工就地為爐、依法燒煉、畢竟不變、乃厚禮而遣焉、雲間董翰林其昌、辛卯歲為送其座師田侍郎一儁喪還閩中、偶會林于別駕席上、知其術神、告主人曰、林尊師真有道者、聞其指石之術、可以試以為樂乎、別駕為請

于林、々曰、此小事耳、惟學士取一物為驗、時七月十
三日、炎海新梧、秋、桐落子、董遂取一盤中梧子一粒授
林、方曰、茶次、林便投入茶盤、隨手所指、立變為銀、徐々
以匙行盤、挑銀梧子出、舉座驗之、無不駭愕、董曰、梧
子化為銀矣、銀獨不可復化為梧子乎、林接取再納
茶盤、良久出之、故是梧子也、如此者三、林曰、此真銀
矣、五百年後、不復变也、董乃藏之袖中、因爾致敬于
是咸平官僚、咸欲就林傳術、卒不肯授、從容謂翰林
曰、其之術、通天地、役鬼神、非其人不妄授者、觀學士
神骨非凡、有少道分、當不靳指示、但其常拯救人、以
陰功及物、須藉學士高文、流傳閩中、請從此他逝矣、

董愕然許諾、中夜思維、吾為此人立傳、萬一事敗、豈非名節玷乎、且天生其昌、寧能藉黃白之術以濟世哉、明日遣家監進得持軽吹二端、織成履子一緉、送林留別、而林已逆知其心事矣、乃迎而語之曰、而主昨許為我作傳、但半生疑、然仍遣幣致敬、終不失為長者、卒受其禮、謂曰、某亦欲附薄儀報謝之、望少待、忽于脚下碾一斷丸、約重十二銖、急取紙包裹以授家監曰、聊用奉酧學士、然慎勿于途中開視也、家監唯唯謝辞而去、及抵行館、董發其所裹、上金燦然、宛是斷丸之状矣、林所居深山邃谷、無人跡處、往来城市、每客別駕家、別駕平生好焼水銀、寂寂無驗、見林

神異自撲泥中禮拜慇懃董不為動也林每從山中出入[illegible]費數金並以濟之皆成于儀頃點化亦不過多忽一日駕柴車還山役夫跪而請曰仙官濟人之功廣矣如某輩貧入膏肓忍不援手一拯耶林為之動容令求一片石役夫就地選取大者秤之重七斤八兩林嘆曰嗟乎福薄之人何以當此役夫叩頭再四林不得已彊舉一指指之即脫其腰纏束固縛戒不得妄動抵家後方可開也役夫行至半途覺腰中極冷疑其有異因輒開視乃是七斤半白鹽餅耳詣市鬻之得錢八十文僅酧一日之勞而已董嘗從容叩其大要曾鍊一神不委何名欲呼之用右掌食指

書神姓名于掌中、指背止二字、神立至矣、自言讀黃庭內景、別有指歸、無于靜夜、密呼五臟神姓名、其神自出、宛若人形、並長寸許、行動如常、衣色精采、其分明者、容髮皆具、是神無病、如或一臟受病、則此臟之神、颯萎不振、急召使入、忙用點檢工夫、遶廻再呼之出、使不復爾、又善回精法、秘不傳人、大抵皆游流還嬰之術、與世俗所談小異、董亦不欲授也、又言呂翁蹤跡、近多在幔亭峰下、常混僕夫樵子之中、故時人莫之識也、今當往送寒衣、旦夕且去、董瀕行再使人物色之、林已飄然不知其所適矣、銀梧子上有星縈類梧子形、里人汜爾爭請以救世、遂留不歸、其所贈

小餅金、朱氏太夫人亦請去煎湯、所救多愈、吳兒咸言神仙點金可以療疾矣、甲寅六月五日、在董氏戲鴻堂聞說

太一星君授法　馮月潭遺事

玄妙觀馮月潭學太一月孛請雨法、未得妙理、積志累年、精爽未格、一日有漁婦為星君所馮、裸形走入觀中、授以秘術、遂神、建壇依法為之、斯須雷雨四集矣、授月孛、即羅星也、其神裸形赤腳、右手持劍左手提一人頭、相傳法官用月孛法禱雨、令侍者持鮮花、鬻于市、市中婦人有買花者、月孛即附之而至、裸而登壇、法官用左腳踏其地戶、被髮持劍誦呪、呪未

畢雨大注、其人邪心一起、此星君即用劍倒斫之、故手中提人首者、即法官首也、西天王堂有唐年塑像、

春秋時、有星孛于大辰、梓慎占火在宋、而秦始皇時、彗星再見、

江長老

桃源江盈科、為西川副使、其族人有江長老者、受良常山上真秘法、靈異著于楚西、沅湘之間、目為散聖、長老能取生雞卵二十枚、置臼中杵之、雞卵紛然躍起、復入臼中、如是者數四、無一損壞、嘗以符術行里中、時有孕婦難產、長老楷一小符、先焚為灰、和湯水與患者吞之、立時即產、其符黏于兒顱門上而出、究然不燒、衣冠家有失物者、乞問所在、輒被用術禽獲、

田是賊党恚恨長老、跡于蛇児埦口、共執而捶殺之
隔日賊詣屍所、但見芻藁一束、擣如敗絮而已。急覘
之、長老高臥寺中、無恙也賊相率奔竄至今桃源城
中、不敢為竊盗之事、

端和尚

同時有端和尚者、亦善道術而伎倆終不及江長老。
一日于通衢廣衆之中、兩人較術、端取袖中手巾擲
地、化為白蛇、蜿蜒如雪、江使擲僧帽于地、化為玄亀、
伸頸吐氣、口中生火、立殺其蛇、每共試法事之不勝
端慚恨乃潜遁焉、親聞江副使説之也、按唐人崔進
士妻、擲一領巾過、作五色絲橋、劉綱唾盤中成鯉魚、

樊夫人噬籃中成獺食魚向疑其不經今傳說龍湶二僧如此聽者皆以為希有之事矣

紫霞碧洞 真仙通鑑載李白為東華上清監

正統間嘉善姚綬字公綬別署丹丘子棲心山澤想像雲煙中年始成進士既選入為監察御史絕不留意名宦便託疾告歸一夕夢有大扁過其門御史屣履出迎望之則霍髦雲冠道貌秀異真神仙中人也既坐定請其姓名對曰我即唐朝李白今為紫霞碧洞主矣覺而驚異凌晨與客汎舟溪上見有兩農夫澆取河泥溉田同舟相鬨一人堅握其掌不肯開一人欲掭其掌中物不得以此爭競御史遽命使者款

由勸解索其所握之物視之乃一鑄金圖書上為博山爐形識其文皆鐘鼎古篆極精且工是紫霞碧洞四字也復刻李白二小字于左方時御史詰其夢于座客遽獲斯異舉座傳玩歎以為奇于是學士粟錄分償其值御史賦夢游仙吟以紀盛事優游林下者又十餘年而終往常見一書載白樂天子龜年一日于嵩山東巖下遇李白曰吾與汝父皆仙矣出一軸素書授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後試之委驗又究委餘編載杜少陵與李青蓮輩並優游江湖稱散仙其說不知何據近華亭縣西門外謝家有客夏生者善召仙時時請李太白至題云憶當年沉

香亭下玉妃嬌態至今神湯恨高力士在傍不得一撲其面耳今觀姚先生事因知供奉真為地仙不死矣采石騎鯨之說信有之乎

天醫

吳人張叟究奇門六壬陰陽緯候還真練氣之要無不精微家奉斗姆閒為親戚祈禱疾病俟斗姆許救約以某日某時命天医至焉或見形徃來或空中授藥或示異夢中或附耳而告凡童男童女見之尤真不獨妄者棲宿而已一日齊門王氏女得疾沉重懇延張叟請于斗姆期是日酉時天医下降至晚坐客六七人同登小閣子飲酒咸望見牕外一少年總長

二尺許、戴金綫冠、著古色帔、背負藥葫蘆、眉目鬚髮歷歷分明、自樓層飛下、若趨赴中堂、直抵患者所、既試刀圭、便失所在、疾亦漸瘳、又嘗降于閭外傾家、則綠衣古貌、容飾不同、親戚咸共睹焉、服其藥者、異香滿口、或用針、便覺患處通快、然斗母不許、終莫能致天醫矣、近數年來、張術亦不復驗也、張云、天醫有十三科、今在天曹、屬陶許兩真人職掌、余于西湖之上、曾見天醫祠、果祀陶許于中、爲樓黃氏蓮軒別記、載景泰中、豐城侯李公之母目盲、命術士袁生召天醫行治、縛高架于李之壼閭前、置玉器其巔、每夜分、李自登視、輒得藥、不數日復明、又讀陸氏庚巳編、記弘

治中、鄉民顧謙家所藏六云金冠綠花、室中懸藥葫芦累百、自稱曰天醫、今吳興善鍼灸者凌漢章、尚傳其術、然則感格之理、未可云無、

折翮鴿兒 已下四條皆林酒仙遺事

林酒仙、嗜食鴿兒、出作佛事、命侍者燔鴿以待、侍者分其一翮而食、及暮、酒仙醉歸、責之曰、汝何爲竊食吾鴿、不畏戕物命乎、侍者曰、和尚食數百、不慮傷生、乃慮某以一翮傷也、酒仙張其口、飛出一折翮鴿兒在地能行、至今繪折翮鴿兒于祠下、

鼓兒樣

酒仙出坐東禪寺門前、看人迎新婦、鼓樂導引甚喧、

酒仙跡之至婿家伺其婦出東提而嚙其頸者再衆大噪群手格止之酒仙曰惜也更嚙一口亡恙矣其家推求其故酒仙曰此女子翦華嚴經為襆兒樣羅不可逃命合嫁夫一年後雖經死矣歲餘果無故羂索自縊兩索結皆斷如人嚙狀復紐第三結不可解乃死

頳亭

居民有頳亭醯磨為業敬事酒仙每見其醉倒街頭便扶以還寺連年如此一日酒仙呼亭謂曰汝其日當有重厄可早至我為汝禳之至期結壇中庭朱衣絳幘而立于上令亭伏案下垂繒障之戒使勿動少

頃震雷飛雹、崩騰駭空、如有搜索之狀、忽開雲中神語云、辟支佛臨護此人、不得不赦、霆火遽散、陰翳廓然、酒仙起謂亭曰、免矣、然汝得不死、歸當棄驢磨業造橋寺前、以功滅罪也、後橋成、因名賴亭、

代草觧頭文字

萬曆初年、雙塔寺前毛翁者、東浙人也、有子鳳起為秀才、毛翁每日清晨、入酒仙祠炷香虔拜、默而祝曰、他日祐兒成名、當重新像宇、後辛卯科、鳳起應浙江鄉薦、主司命才難一節為題、鳳起見題生疎情然、若睡、恍惚間、有青衣少年連敲呼之曰、速起速起、其奉上真命、為鄉代草文字、趣繕成無誤、今科定作觧頭

矣、誦聲如流、七篇立就、鳳起寫畢、遂絕聲影、不敢增損一字、放榜之日、果領解、符青衣少年言矣、捷至吳下、同社友朋、皆相顧叱舌以為怪異、蓋每常結社分題、毛先輩時名遠遜諸君故也、其年浙場主文柄者、乃溫陵李孝士、一覽取納、稱賞再三、目為神助、鹿鳴宴畢、命撤所捧黃金花賜之、於是監臨提調諸公競割以遺解頭、傳為盛事、不知其果是神人降筆矣、咸謂酒仙挈維之力、故吳人語曰、欲作解元、先拜酒仙、顧別駕徐光祿共說、

金姬

常熟縣誌、金雞墩、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世傳偽周渡

江妃死權殯于此然訛姬為雞因妄言金玉之氣化而為雞時時夜鳴其上矣按金姬本山東李氏子名金兒明敏妙麗誦古今經史及仙佛百家之書父李素得張明遠之秘傳精于卜筮悉以其術授之遂臻玄妙父不及也士誠之有江南多其幄筭功焉既自立為王厚賜姬加號冊立姬至舟中屏去盛粧啟其故箱出瓣香焚之向天列拜長跪私祝衆環視莫測其意須臾閉目奄然無語父母驚赴抱起呼之已絕息矣士誠哀慟不已乃厚葬之虞山下後士謀誠取江陰久不下因感金姬先見之言加封為護國洞玄仙妃命饒介之譔文周伯琦書篆刻石其夜姬示夢

于妃劉氏極言士誠運數之將終果符其言歲月未幾亂軍發姫塚屍已脫去矣棺中惟銀泥黃袷裳紫綈綠履存焉世傳姫本劍仙之流尸解上賓未嘗死矣

萬家牧牛兒

牧牛兒者鄞縣萬都督家客傭僕也都督名表别署鹿園居士明嘉靖中歷官至南京後府篤好方書頗臻玄教羽流道侶時常往來偶因官轍所經假僕于市得一人為其名曰小張雖供傭作手神朗然性態落托其家不甚憐之亦不知其所能也後都督被論列歸鄞恒以服餌吐納為事莊居近四明山中一日

遇故所善將某、忘其名、詣莊相訪、都督欣然延禮、言談林酌、極相投契、居月餘、營將偶出、都督見小張在牛背上、丫髻布衣、有輕薄之態、心異之、試問知道否。曰、君初未嘗知道、問我何為、近日與主公所談、某竊聽之、皆非道也。營將因伺間與語、參微入妙、相顧莫測、及叩以至要、曰、能相師、則可授以一二、君無仙骨、豈宜妄傳。營將遂設拜、執弟子禮甚恭、於是略授其術。營將將別去、握都督手謂曰、公家有異人、而不識、乃從方士問道、可悲乎。都督曰、何人。曰、牧牛兒小張、非常人也。都督大笑、終不之信。其夕小張遂稱疾、從都督乞一棺、都督復大笑、諾之、曰、能化去、則真異人

矣何難一棺明日晨起名小張則以五更忽然暴卒須臾臭敗左右具白都督都督嗟異悔謝不及遽令人市棺殮而瘞之莊北土岡下將半年矣都督遣幹力入都門路出東齊天陰晦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乃詣一處崖谷深邃花木秀異徘徊瞻矚忽聞經聲遂循聲而往有茅庵在深塢中排戶入看見然香案上雲冠紫帔而誦黃庭内景篇者郎牧牛兒小張也幹力怖走謂遇死人小張曰吾得道人也豈肯死將軍之家適有謫事須假僞雜作乃可以釀今限已滿故來此隱居耳因問都督動定謂幹力曰主公命汝詣都投書四函諸貴人並已不在某官出補外

任、其官病故其官已乞骸骨歸里今日出都門矣其官奉差在寨下、總不須往、徒勞無益耳、幹力不可使辭出門信足行數十里、纔得上京大路、問樵人云約其處乃是東海勞山、蓋地仙也比至都、諸貴人果皆不在、一如小張之言、結束行李而還、具白其事于都督、言小張現在不虛、都督大驚、立命左右開其墓棺中只有牛鞭一根在焉、餘更無別物、始信小張尸解去不死矣、後都督手勒封題、兼致信物、復遣此幹力入東海勞山、却尋舊路、都亡所見矣、吳人章藻少遊都督之門、親述非謬

帝索紫金梁

高皇帝嘗燕坐樓中，忽見一人冉冉自雲端下，近視則羽衣道士駕寉而至，金冠星帔，駐于欄楯之外，拱手而奏曰，天帝建白玉殿成，缺一紫金梁，遣臣詣陛下乞取，其長丈餘，剋日來領，言訖，翻然飛去。上心異之，然未之信也。越旬日，上坐便殿，道士復來曰，陛下不信臣言，天譴至矣，帝已勅雷部將于某日下擊殿角以警陛下，得無驚聖躬乎，言訖又去。無何，果有雷擊奉先殿角，上甚驚遽，勅工師範紫金為梁竢之。梁成，道士仍從雲中下。上謂曰，已成金梁矣，汝何計能移之去乎。道士笑曰，臣受帝命，何難歸木于天哉。乃取其梁，橫置所乘寉背，比寉一敧，其

[illegible]

霍騰起道士乘之而去遂飛入雲中須臾不見

世廟宮中仙戲

世宗皇帝方屬意神仙之事是時方士羽流盛陳禍福廣說妖祥有楚人胡大順獻萬壽全書一卷稱呂祖所撰得之鸞筆且言呂祖授大順三元大丹用黑鉛取其中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不老一日 上移伏于西內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子鮮艷殊常左右咸見桃從空中墮 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有一桃墮焉由是宮中皆喧傳西王母所降瑤池席上蟠桃其夜白兔生二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 上諭春官尚書謝

玄告廟、旬日之閒、中外官僚、無不上壽稱賀、宰臣賦詩紀瑞、章奏紛飛于御前矣、天顏大悦、飄然有驂鸞控鶴之思、手詔裁報、賞賜不可校數、或云祥符瑞應、悉是人造、宮中戲劇、多為此狀也、

偷桃小兒

弘正中、杭州雙溪公、為廣東左布政、生辰讌客、大會官寮于廣州藩司、散樂畢陳、歌舞遞出、忽有幻人詣門、挈一數歲小兒求見、口稱來獻蟠桃、時冬月凝寒、索一大青磁盤、捧出仙菓二顆為壽、鮮艷異于人間、項公曰、桃何來、曰、此西王母桃也、適命小兒詣瑤池取之、公曰、我今日會客最盛、凡十有二席、能為我更

取十枚、各嘗之可乎、對曰、上清北斗門下有惡犬、獰獰可畏、往々欲殺此兒、甚不易得也、公強之再三、乞重賞、乃許之、命小兒抱木棍、長二尺許、有十數根、一根之上、信手遞接、兒緣木直上、登絶頂、冉々動搖、觀者怖恐、幻人吹氣一口、須臾木頂生雲、小兒竦身乘之而上、已而身漸入雲中、倏忽不見、頃之擲下簪子鞋扇等物、幻人高叫速取仙桃來、為相公上壽、又頃之、見蟠桃墜下、正得十顆在地、連枝帶葉、顏色鮮美、公得而分遺徧席、賓客無不驚嗟、幻人仰望雲端、良久小兒不下、忽聞犬吠雲中、狺々之声若沸、幻人頓足大慟曰、吾兒飽天狗之腹矣、言未畢、果見小兒手

足零星、自空而下、斷肢殘骸、般血淋漓、最後落小兒首于地上、其人復大慟、〻畢、彊拳肢骸、釘輳、提其首安之、初無痕跡、復乞重賞、諸寮且愕且憐、厚出金帛以酬之、各贈已踰百金、幻人得金、便取兒屍急収拾入布囊中、負于背而去、明日有人于市、更見此偷桃小兒還在、知其術所為矣

僧中幻

廣州城外村寺、有少年僧甚富、多私民間婦女、幽房稚嵗、無不羅致、幻人聞之、即取所攜偷桃小兒呪爲、化作美女、丰容貌可十四五歲、衣雖藍縷、色艷動人、一日雨後、天向暮矣、携入寺中、叩富僧之門、特求寄孤貧無依、乞食至此、老妻又病于旅店、欲急往

相君暫將此女寄置一宿、明日便来迎取、言訖、負襆疾走、富僧見女子驚喜若狂、乃藏于密室、啗以酒饍誘之淫亂、食畢、先置女子幃中、然後閉門滅燭、解衣就寝、捫其體如氷、亟取火視、則儼然死矣、五更後、幻人挾其病妻同来取女、看見女死、五竅皆流鮮血、群聚慟哭、鄰伍案驗、其事甚真、共欲縛之于官、僧再三乞命、至償三百緡、乃止、其夜幻人忽遁去、衆不能待、即以棺盛女屍、瘞後園中芙蓉樹下、及舉棺甚輕、發視之、唯有箬帚一枝而已、覓幻人夫婦、已不知所往、後復有人見之都門、

劉刑部兒

閩人比部員外郎劉庭蕙、在燕京郎中時、其兒可三四歲、日侍母夫人食、一日有奴之平則門、忽見兒穿百結懸鶉、同兩乞者坐地、駭問之、兩乞者逸去、奴遂抱兒歸、閤家驚訝、母曰、兒纔共食、何遽作此狀、余父亦曰、我適從內來、見兒與母共食、安得至此、郎令婢僕于內覓之不見、是午共食、兒蹤跡杳然、都亡所有、第以衣襆擲僻處耳、大駭、詰其故、兒曰、兩日前立于門首、被兩乞者持去、堅留不放、兒憶家腸斷矣、方知在家共食者、蓋其神魂也、此數年前事、

吳叟遇仙

蘇州山塘吳梅鄉、生時邑背雞胸、不能俯仰、一日有全真過門、出囊中大膏藥二片與貼、不求一錢、自是胃背俱平、至今不老、

游任青城山

世廟時、顧文康鼎臣、扈蹕出狩、途中夢游西山、聞呵殿聲、見所具威儀、多霓旌羽蓋、不類大寮、既至、則仙官衣彩雲帔、乘蒼鹿以行、視之、乃徐禎卿也、問何往、云游任青城山、問何職掌、云典仙班祿籍、僉州公六、稱頌太保三夢廸功為第二殿帝君也、

雲中畫舫

隆萬年間、常熟縣百姓張乙、採石虞山之顛、俄望紫

雲一片、自西南隅氤氳而至、鼓楽之聲、殷然駭空、見彩画花舫数座、次第蕩漾于雲端、中有仙姝数十人、列坐珠簾下、綃帔霓裳、容華絶世、両傍侍篙往来者、並黄帽長鬚人也、江濤之声、渺在銀漢、久之、其雲度城而東、舫亦漸々隠没、張仰視移時、目所未覩、不覚驚仆岩下、食頃乃甦、

獪園卷之二終

獪園第三目錄

仙幻

青丘子

花藍道者

捋鬚人

玄符先生

飛神武當山

青溪道人

夢召散水珠

魏左二公

西角頭幻戲

南屏寺幻戲

玉峰老人

赤松子遺藥

羅浮隱者

禹西風

白厓老祖

范丫髻

金竹

紫溪先生

石梅道人

髯道士攝李月華魂

楊太真
桂花仙子
辣朝後主妃墓
沈休文女墓
紫霄宮道人
孔道人神筭會禅師立命
北京神相

獪園第三目錄終

獪園第三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譔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挍錄

仙幻

青丘子

青丘子者不知何所人也俗或呼之為青丘先生隱于武當山遊行天下已久見者終莫測其年代嘉靖間有丹谿生姓王名生好尋名山博採方術有高蹈遐舉之想偶因秋晴游縱誤入一山谷僻處見林壑深秀鳥徑幽委不覺愛玩忘歸遂窮其蹤跡丹厓屐翠險或下或高且數十里隱映若有洞門洞在斷厓

絕磵中、水流花開、風氣如春、似非人跡所至、徘徊良久、忽聞洞中酣睡之聲、披榛竊視、一白髯老父、枕石而臥、鼻息如雷、狀貌奇古、而衣冠杖屨、飄飄然、並仙家裝束、生察其非凡也、屏息竦立、伺其寤、急趨下拜、老父驚問到此之由、具告所以、賜胡麻飯與之食、謂曰、世人不信神仙、汝能冒險至此、真可教矣。然兒之先不聞有七世祖王重陽者乎、生曰、父母早喪、親族凋殘、莫知祖先蹤跡矣、老父曰、吾即王重陽嚞也、兒好道、以明年八月十五為期、待我于西蜀琵琶峯下、今日方與南宮列真期會此境、騎衛須臾即來、汝乃凡夫、穢濁未除、必遭仙譴、可速尋歸路出去、遲則虎狼

並至無噍類矣、生便叩謝而出、踉蹌下山、微聞簫管寒亮雲端、疑是羣仙赴會洞中、奔馳不及、逾五日始得達家詰之于人、其先代果有重陽尊師、道成仙去、生則其雲孫也、生自飯洞中胡麻、腹常不飢、顏色益少、轉盼間、明年中秋近矣、遂與家絶、結行李而渡江、然不悉琵琶峰在蜀中何地、憂惶靡寧、莫知所屆、一日、忽聞舟中同伴朗吟七言詩、詩中却有此峰名在、亟問其處吟者曰此即巫山十二峯之一也生喜不自勝旅懷頓放、有頃、舟過巫山下、因告舟人、脫帆登岸、與同伴各各謝別而去、求尋其峰、積日始到、至中秋前一日晚、露宿峰頭以候仙駕遲明、望見凌空跨

雇而来者、白髯老父也、就地瞻仰作禮、父見生已先在、笑曰、此兒大佳、真有心之士哉、但汝骨格亦就周緣尚陽一塵、今生止可參劍仙之術、游戲人間、吾非汝師、汝師是青丘子、見住武當山中、却歸往尋必得其真傳矣、生臨別拜辭曰、不審青丘先生居于武當何峰、願先垂告、老父曰、六株松下一茅庵、即其居也。乃辭出山、復附他舟入楚、總經信宿、已達江陵、尋復抵于襄陽之武當山下、負囊獨上、緣磴躋攀、日向晚、矣、忽見岩前蒼松六株、果有茅屋數間在焉。煙蘿四合、仄逕微通、叩其門、良久始遇童子出而延入、仰視青丘先生、秀髮龐眉、倚樹而嘯、謂曰、爾祖玉重陽使

汝来也、拜罷、趣遣沐浴畢、令住菴後浄堂中給使、堂中有藥鼎高數尺餘、周遭封固、紫餤火騰照耀林壑、生至、革敕以守炉看火、添縮薪炭、不得擅離安視而已、每晝、則有玉女持稠膏一筩、投鼎中攪和之、鼎中聲類霹靂、夜半、則有青童復持稠膏、依前次入、其散瀨濤如舊、此堂之中、玉女二人、青童二人、更番直應、日以為常、生偶問及鼎中何物、皆笑而不對、先生已具知之、慍怒詬責、便欲驅逐出門、衆相跪請乃止、後遂不敢發問、久之、丹鼎成矣、出其金液、計可六百餘斤、分而為二、又析之至七八斤而止、移貯大磐石上捻之、晝作夜息、漸漸而薄、因成鋏片、擇甲午丙午諸

日鑄成六劍、懸于絕壁之下、以飛瀑濺激其上、日月之光華燭之、歷経旬朔、劍質始柔、此六劍各有名目、先生舉其一畀生、令童子開其腦後闢開藏之、亦無所苦、却令齋心七日、盡傳擊刺之秘、命生往青城山中結茅棲止、誠無輕用其劍、第一不得作世間非爲事、自奸天誅、又以其四分授二青童二玉女、其一自佩、於是使生下山、生住青城山、一年後、又却來尋至、則室廬如故、門戶緘鎖、寂無人在、問山中道士、道士曰、青丘先生去且一年矣、生慟哭而還、忽行過荊南、見先生混迹乞者之中、乃相隨同去、不知其所之也、世傳丹谿生鑄劍經、僅二十五紙、即是青丘所傳古

今矣有人曾見此書、

花籃道者

隆慶年間、常熟縣西北區舡底橋徐家（其先花舡為橋）有耕夫徐四郎、晨起負鋤出門、見一道者、秀眉長鬚、持曲竹杖、頭挂藤縧水火籃、〻中盛帶露百花、詣門從四郎乞施、新穫、四郎曰、某田家、止有草蕎、敞則棄之、將何奉乞、時四郎有女未嫁、年可十七八矣、病黃、喜食茶葉草紙、面浮腫若金色、方映門而窺、忽聞四郎拒道者言、遽止之曰、父生辰將近、兒私製綵布履子一雙為壽、夜來燈下方成、今當撤以施道者、須再製無難耳、四郎見履新好、不肯施、其妻傳玩、亦有難色、獨

此女在房内閨請施與、四郎強持出以贈道者、道者
曰、聞君有女病黄、當為治之、因脱下花藍模出一小
青餅子、内有膏、色碧而瑩、挑兩匙于甆甌中、教其所
服之法、謂曰、服此不但萎黄可祛、便當一生無恙矣、
其女出拜謝之、道者竟留餅子于門、不受而去、女令
其父急持餅子追送之、四郎挾餅奔馳、見道者徐徐
而行、常在面前二十步、追不能及、顧眄之間、忽失道
者所在、徧訪前村鋤田人、並云不見、方知仙也、四郎
罷還、舉家懊嘆、女急取沸湯調藥飲之、奇香滿室、俄
而下赤頭虫如指大者百餘、其虫並有鱗鬣爪甲、積
歲之痾頓除、明日於鏡照之、容色美好、非舊矣、此女

嫁于人尚在高承先記其事為人說之

捋鬚人

王吏部穀祥之曾祖雷目異人也精于相術早起行過張王府基上遇見一全真箕踞大樹下王翁訝其道貌殊凡數珍目看之全真語曰汝看我何等人耶王翁曰清神骨清好像仙人全真起而捋其鬚曰老子莫胡說欻去遂失所在時翁年近七十鬚眉皓白及過此人而歸見女皆失笑亟取鏡視之其上寸餘手捻處已變為漆黑矣後亦竟不改色以壽終檢太原徵君云是國初王仲光事非雷目也煙霞小說記誤未詳孰是近見一書載善相遇仙人捋鬚有號倆鬚子姓許後入終南山

玄符先生

玄符先生別署寒陽子，自幼出家雲水，受谷神子之真傳，發明內要，凡修身延命之術，無不研討，窮年累月，坐破蒲團，乃得氣凝脈住，神明洞然，後遇習虛子傳授淨明忠孝性宗派頭，因此猛忝知識，當應代補元之任，游行人間，以度志士，然人莫窮其年壽，亦不測其住處也，嘉靖中，有婺人胡清虛者，家于樊池，號樊池子，少為縣小吏，故少保績溪公宗憲，擁旄浙右，權震天下，清虛給事幕府，傳呼使令，頗稱敏捷，是時鯨波清，海宇謐，少保頗興髀肉之歎，一夕沉醉，倚胡牀而大言曰，世界承平，將高鳥盡而良弓藏矣，因頓

左右、獨清虛立于後、鴛訝曰、汝在此耶、明日寄緘手札半幅、勅清虛亟往投錢唐令、乃是授意于令、使其杖殺清虛、令精察人也、發緘覽畢、納諸袖中、瞪視清虛為人端雅、憫然頷之、遂屏兩傍人吏、召而訊曰、汝得何罪于幕府、令使我杖殺汝矣、清虛應對從容、顏色不變、告令曰、實未嘗有毫髮忤犯也、豈昨宵醉後之失言矣、惟其得聞、獲譴死矣、因具述以告令、〻曰、是矣、汝可速易姓名遠遁、不得復還家戀妻子也、清虛涕泣拜謝而去、明日令入見少保、少保問其人在否、令曰、斃之杖下矣、清虛既脫斯難、狼狽出杭城、易姓游江淮間、思尋訪名山、遇異人、凡數載一無所遇、

流離顛沛苦不可堪後聞少保已薨事違人亡乃復還浙之婺州問其家骨肉淪喪都盡故居已再易主驚顧之際不勝悲涼因訪親近之居鄉者暫依棲止偶于觀星臺下見一老人赤脚蓬頭布衣瓢飲視其鬚髮皆鶴而貌如桃花知是仙流傾心歸向叩之乃即玄符先生矣老人曰我故寒陽子也欲度世間有心人耳汝歸鄉戀戀俗情未除豈可求長生之道哉清虛叩頭誠祈願終身為隸于左右老人知其志篤許而留之遂挈入湖平山中草衣精舍不數月間又携之浮蘭江登爛柯山直至閩中尋金粟洞復經廬陵之玉笥山南度庾嶺過袁陽到武當山上止于紫

雲因又還廬山火厭游歷數年，諮受道要，晝夜精思，無所不到，始得發明性命歸源之奧，所傳皆清淨工夫也。數年間，有人見玄符先生與樊池子於蜀中，兩人如孤雲野鶴，容色不改，皆云未嘗死也。

飛神武當山　裴慶遺事

世知　肅皇之代，宜降神仙，蘇州裴慶者，織机為業，因婦有外行，棄之，行乞，夜宿于懸橋巷中，一日乞食而還時，吳城大雪數尺，忽見路傍一處，遂席之上輒無分寸，其氣如蒸，怪而疑之，竊啓視，則六七乞者在焉。慶便入拜，稱曰：下界愚民稽首大仙，衆乞撫手笑曰：子痴矣，吾屬乞兒也，何知神仙事乎。慶再拜叩頭

不已伏地如故殭乞破甌中殘瀋噉之以舌舐盡歸而身輕如飛攀墻援樹幾欲凌虛直上鄰里聚觀叩以方來禍福休咎言無不驗台郡肅敬如事神明有親故入楚登武當山禮主君路遇慶下山輒附信物將歸此人後還訊其家云寄至已久驗其日即此人上山日也鄰里咸謂慶終日行乞在吳市中又嘗到人家何曾遠出走視儼然方如武當山中相遇是其飛神所至矣又張真人嘗遇之武當山上問姓名答曰我姑蘇裴慶也真人視其足躡虛而行異之至姑蘇求覓不得慶已在驛夫中矣真人跪請不已乃諾上坐劇談至夜分隱去後夏閣老言再應召北上來

叩慶〻曰陛下賜汝一車斤夏誤斤為金時以為妖妄後乃知夏公當軋故拆其字示之也 世宗皇帝下詔訪求慶一日搭街頭破草鞋壘成小洞方廣丈餘端坐其內扃塞洞門吐火自焚其身吳城居民共見烈燄中裴仙人騎白雀一隻昇天而去

青谿道人

嘉靖初有青谿道人諱智失其姓書中稱弘農疑姓楊也善九轉還丹之術自云得南海王神仙斗篷祖師之真傳後又受旨于衡山清風子皆不知何時人矣山陰祝生良桂少年嗜黃白之事棄家隱於安石鏡山下依其母舅高氏以居羽流道者過其門無不

留連款接嘗從方士李鍊丹遂鑄鑪鼎爨薪鼓鞴以為黄金咳唾可致積數年而終無制伏工夫下手妙理丹卒不成其後母舅自楚中罷官還祝往謁之偶見敗篋中一鈔本方書糜爛殘缺不滿三十紙其理深玄爐中造化之真机燦然大備印之平日所得六略相符祝生自幸見所未見也嘗因會客談及獲書之奇座人驚曰願聞其說生曰某母舅高公名尚桂嘗為湖廣德安府應城縣尉時京師布令天下縣團購募妖僧曽廣高公職掌廵捕都御史委之緝獲責期必得一日過遠鄉市鎮上見有全真道人醉倒路傍遂命停車遣人推求廣形面上眉心有黑痣一點

今驗之非是，登津邏徧身摟摸，曾無寸資，問之酒家云，此道人常日以銀一小錠，止重七分，来買酒肉湯餅，恰勾一日之費，其明日亦如之，今早誤付兩錠，某倍與之飲食，以此大醉，其鼾如雷，高公命左右共呼之而不寤，有人于其胸前檢此本，乃是虫蝕文字，中多眼科方，兼画人眼形于上，方不計其數，高公不知何書，收貯行李，因語酒家主人云，此全真酒醒便可留住店中，往還以半月為期，主人唯唯而退，高公既去，道人亦醒，不問亡書之由，酒家以官人有令，因留之，道人云，若然，則汝出酒餚供我，我已無金矣，酒家不得已，款待如故，忽見梁上失去彘肩一肘，疑是道

人所竊、主人翁媼交謫于內、道人聞而大怒、詬責主人、惶恐無地、隔一日、道人忽腹痛而死、尋即臭爛蛆流、主人翁媼、恨不自勝、市棺斂、聚鄰里瘞于鎮南之平岡頭、半月後、高公奉差還縣、道經市鎮、召酒家至、厲聲罵曰、命收汝留全真、何為縱之、今其使酒亡狀、辱我于道上乎、主人泣曰、飲食湯沐殯葬之費、並出明府所賜、若不敢言、高公曰、昨過大洪山下、全真向吾馬前大罵而去、遣伍伯收之、追不能及、奈何以死相誑、主人云、現埋此地、高公遂召鄰里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敝屩、已腐臭不可近矣、即是酒家前所失者、方知其託形而去也、按其書末云、世廟

十年、劍棧市西弘農青谿道人智譔、有彭祖蒸臍方、呂仙助容丹、造遊巡酒方、神仙延壽丹、還少丹、打老九諸方、不可尽述、其金丹妙訣及歌文、多不錄、ゝ其詩一首、詩曰、一粒金丹透碧天、黃公姹女結因緣、五行制伏分天地、八卦昆侖列聖賢、造化一團炉內雪、乾坤千朵海中蓮、世人識得如斯語、隨我來朝玉帝前、

夢召散氷珠

萬曆丙申年間、有越中士人、不記姓名、磊落魄不羈少年也、嘗讀書山中、一夕夢黃衣使者來召、云是天帝有旨、隨其行、為風煙擁而去、遊巡使到帝城、乃在

最高山絶頂上宮殿鬱鬱如雲氣中彩繡雕鏤不可名狀屏風壁帶悉紛鳳鸞旁有數百仙童玉女皆九髻綃衣執幢節而環侍階前花樹並琅玕珊瑚之屬丹枝翠葉交燦于庭見金案上有大碧玉盤十副其中悉盛冰珠瑩徹有光帝坐紫綃帳中傳呼甚肅召玉女兩人捧玉盤出命士人立殿前盤石上取冰珠撒于下方士人視其汁可數斗許心計無奈何急用右手掬而撒之夢中自覺凜慄殊常肌膚生粟手指欲墮帝勅左右垂火精簾于殿門以障其後簾既下則衣裳中漸有煖氣而寒威解嚴久之撒未半聞天雞鳴俄而下界之雞亦亂鳴士人求歸甚哀甲士怒

叱、被推仆懸崖之下、陡然驚覺、右手五指、凍落如斬
楚不自勝、時天向曙、僮子開門出視、則積雪盈庭矣、
其年冬、江南吴越間、大雪數百里、河江膠結、舟楫不
通、士人既瘳、其右手、飄然有棄家雲水之思、不復以
世事挂念、窮慕西蜀山川、適有親故官游其地、因探
而往焉、舟行至蜀、日晚維梢、士人見春光韶媚、山氣
幽佳、躍而登岸、徼窺鳥徑、誤入其中、眞仙境也、於時
澗花競馥、風籟瀉空、煙雲濯鮮、泉石互激、徘徊愛玩
之際、不覺攀躋深矣、擧頭忽見大樹、下有女郎二人、
对坐石上、神姿端妙、絶世少双、觧后[illegible]人如舊識、相
謂曰、郎君非紫皇殿前散氷珠者乎、士人曰、唯々、惜

然未曉何人追憶夢事悽傷之極因出其右掌示之
二女郎曰無苦也兒有軟玉請為郎君續成遂出五
采囊中白玉一片質甚柔兩人解巾角小刀子齊手
切玉勻作五條短長類指大削空其中倉忙琢之見
下刀如泥俄而指就令士人合眼須臾以五穴孔續
入斷指瘢上傅以神膏滑如飴有頃連接都無所苦
屈之成節按之有声遂堅固不脫也二女郎令士人
開眼笑而謔曰將不弄假成真耶然吾玉不可妄得
是上清希世之宝價倍世間温涼指子勤修道廣足
以當之也士人再拜謝別二女郎各椷所剉玉屑一
裹餉之作糧殷勤送出谷口士人迴顧如夢但見荒

崖斷壁、向之靈境、都無所覩、遇一行脚僧到、問地何所、僧曰、此岷山之第一峰青城山下、道書所謂第五洞天也、問何處汗流若此、僧曰、六月不汗、待何時汗乎、士人驚異、具述登岸歲月、已逾二年、又問親故官跡、離任且久、狼狽附他舟而還、時方盛暑、日含裹中玉屑、味極清涼、而飢渴之想頓除矣、士人遂次無聊尋思二女郎容貌、宛是當年夢中所見玉女捧冰盤者、始悟神仙續指、非凡人也、夢于彼而遇于此、異哉自尔右手之屈信舒卷、無異左手、但漠然不關痛癢矣、後来尋道流共入天柱山去、不復出、方外芥舟道人具陳其事、 珠

魏左二公

萬曆初年間、有河南人魏公、失其名、號廓庵道人、年可七十餘矣、其徒左公、名兼、號荆山隱者、北直隸真定人也、年少于魏數歲、兩人時〻游京城、皆莫知其甲子、通于變幻、奇怪恍惚、不詳何來、山陰祝秀才父號鳳臯子、素好步虛隱形長生洞視之術、入京訪舊、遇見二公、私奇之、然未信也、一日三人相約出遊西山絶勝處、所行道非所曾經、半途中、二公尽發其行李還城、時日向暝矣、但聞鳥声、不逢人跡、祝頭上烏巾、輒為旋風吹去、惶惑殊甚、二公相詒亟行莫慮、兩人挾之疾走、忽轉而北、又轉而西、指盼之間、不覺隱

隱有人家燈火，指謂祝曰，此非絕勝處乎，既至，則石梁跨磵，屋宇森沉，叩門良久，僮子始開，見一少年紫衣公子，下階延三人升堂，坐定敘話，頗加敬，為具茶畢，邀入中堂，則欄繡箔，紅亭碧樹，水出洞口，雲生樹中，蓋靈境也，詢知魏產洛中，左燕人，祝越人，即戒行廚，設三大都會飲食，水陸珍奇，無不畢陳，又命出女伎奏樂，音皆清雅，祝諦視向所失烏巾，宛然挂于胡床角，心大驚疑，公子命侍兒送巾還客，酒罷，備湯沐浴，陳設衾裀，亦極炳煥，祝中夜睫不敢交，明日天未曙，促裝出門，不告主人而去，方行十餘步，二公引祝登高岡，令其回視，笑曰，夜來觴酌之地安在，祝遙望

周遭、惟見丹崖繡幛、灌莽荒煙、向之樓閣臺榭、一已觀矣、祝念昨宵之事、不知何等、低徊良久、默然而行、魏公懷中出一小棗、長寸許、與祝嚼之、覺了不飢、復令閉目、兩人各于衣袖中共摸出三蹇衛、形如紙翦、取水噀之、遂化成真驢、馳于路側、兩人跨之、使祝閉目、亦乘其一、行甚迅疾、忽如睡醒、不覺已及順成門矣、二公于是呼驢至前、復取水噀之、其形漸漸縮小、次第走入袖中、祝目擊其術、始大駭異、雖深加勤欵重、不測灵怪之理焉、左又善鑄精術、試之神奇、鳳皋子別去數年、後有人見之華陰山中、兩人常先後同行、或云尚在世間不死矣、

西角頭幻戲 已下二條皆曾廣事

萬曆初年懸圖購募妖僧曾廣後聞曾廣是道非僧寔有奇術世之隱遁仙人也初未嘗聚衆舉事乃左道淫邪之徒聚衆舉事而敗偽託其名以鼓愚瞶耳及收真曾廣至訊驗不服司法官强伏其辜 詔下官吏衛士與伍伯持兵仗者數百人將廣詣西角頭就戮看者圍繞數千人徘徊之間漫起青氣數十丈橫亘天半衆咸仰望隱影而去惟繩縛存焉不知廣之所之京師震驚忽刑部守門吏奔告尚書堂上有曾廣倚柱而嘯手作反接狀衆聞惶懼于是禁衛廵徼蜂擁而入果得廣衣飾狀貌無異尚書大怒促左

右百騎押赴市曹不待時而決及出部門噭然倒地掀起細認乃即守門吏之父也守門吏詰問之父自唾其面云本在室中炕上假寐不知何由到此你何故領爾許人來縛我衆察其精神猶朦朦如睡中時江陵當軸聞其事題之密令出他因論死者戮于市取首以献朝廷秘而不言三日後有人更見廣在順成門外看戲劇且頻上酒樓吟咏自若見者終不敢言之厥後稍稍泄于宮禁 天子冲聖亦悵然知廣化去不死矣

南屏寺幻戲

杭州西湖之淨慈寺一名南屏七八年前有書生四

人肄業僧舍忽一日見遠方道士荷杖而來道貌奇古鬚長尺餘黑如漆與之語古今舊事無不通曉共相驚嘆留于僧舍食之與一室自啓閉晝出夜還凡經兩月求去因語四書生曰貧道久寓于此費諸郎君薪水不貲今方告歸悽惓如何明日請張筵作別兼有薄贈衆皆笑心計道士不持寸貲何由設讌召客謬許之至明日天色且晚視道士猶未返寺也共以為妄誕之至矣然了無作主賓意四書生謂道士曰某等枵腹以待師之盤筵不卜晝當卜夜矣道士曰無憂也乞郎君盡數將琴書檢束虛其室鑰以俟之時謂善戲之言益不信具如所教勾當訖俄而道

士與四書生携手閒步不覺行至雷峰塔下從倚半晌忽謂四書生曰計此時薄設將畢矣盍及乎衆應声而退入寺隐隐聞笙歌鼓吹之聲不知何等漸近則即其室也啓户視之綺筵羅列水陸畢登器物金銀屏玉之屬目所未覩歌童舞女遞進于前幔帟茵褥華煥無比四書生大怪之竟席不安罔敢下箸道士飲啖如故夜半方散道士乃撤其銀器分遺四書生曰用酬向来雅意不足謝也四書生即便下拜啓曰不審尊師復何姓名願垂告示道士曰郎君寧不聞世上有曾廣乎曰聞之道士曰我即廣也四書生曰江陵購廣戮于京師廣則死矣何至今日尊師復

稱為曾廣耶道士曰妖民為亂誣及某耳某不出世人不知曾廣矣夫得仙道者後天地彫三光劫數災厄所不能害況兵刃之屬耶爾時某既隱形而去江陵知不可得遂出一獄中死囚斬之以立威報欺天下耳某則曾廣之本身也憶長安市中游戲不覺五六年來真如夢境矣語畢四書生復下拜曰不知尊師是神仙也寧有变化之術指示吾曹一二乎道士曰唯唯即下堦負牆而立却退入壁中去莫知所向衆相聚看壁移時廻顧室中向之盤筵歌舞寂亡見矣視所撤器皆燦然真金益大駭愕明日報杭城傳金吾家讌客伎女無故仆地病如中瘧怪風驟起客

皆逃散、迨至亱分、伎女方寤。席上失去銀器多式、懸賞捕賊、四書生急渡江變易其器、無從踪跡、有人親見書生祝說之也。

玉峰老人

玉峯老人姓玉、失其名、不知何來、嘗僦居京師、象房側、楚人兵部王員外止之官邸中、叩其秘、黃白之術最高、惟以交接補導取精玄牝、不失人間之樂而已、數娶小妻並好女、輒棄之、經歷四方年已多、人皆奇其不死、諸少年嘗構之、以禍長吏械收、繫諸請室、時北部嚴郎中、知其有術、力為之庇、得從輕釋流海外官、鬻其妻孥、郎中陰令補值領去、其後郎中為閩南太

守、挂冠歸吳門、曾遣人推求蹤跡、老人直至吳下郎
中、益奇待之、諸公書幣相屬、略無所受、旋亦告別、視
其襆中、不畜一錢也、而資斧未嘗困乏、有所得、復散
賜與貧窮者、然老人多變怪之事、能撮土掌中捻之、
即成銀、居京師時、遇相識人至、向地拾小泥塊為丸、
用紙裹好送之曰、無他相贈、將意而已、其人還自郎
舍、解出裹泥、已変上金、光燭一室、人家或請老人會
同飲酒、見盤中所飣梧子榛松之屬、戲裹幾粒以貽
親知、隨核大小、悉化銀珠矣、若還貯于盤中、復如故
噫、自古神仙煎泥成金、未聞有灵幻如此矣、固非常
智之所及也、玉霞子語余云、老人每出、不持資糧、還

居京師則飲食居處妻妾僕從皆享豪奢與富人無異不出三年數易其處人以道叩之則曰我無道也世傳其二百五十歲矣長安諸貴人甚尊禮之而不得一言楚人祝石葺受其傳嘗曰玉峰老人豈止二百五十歲乎是周秦以上人也玉霞子又云此人忽老忽少顏色一日三變早起則枯瘠若窮餓人少頃則龐髮秀眉常如童子顏色午後則轉為美少年可二十左右許人皆以為得老彭補腦還元之術以此見駭于世矣

赤松子遺藥

相傳福建將樂縣玉華洞中一石函內有五色石丸

光瑩圓潔大如梧桐子不可筭数俗傳是仙人所遺薬丸也有道者得入而取之旋取旋有相沿至今未嘗闕之肉人往取多不能出按玉華洞在天階山下赤松子採薬處也豈即松子所遺薬乎

羅浮隠者

萬暦近年間有一道人云自嶺南来號羅浮隠者数往来江南諸貴人家飲酒噉麺肉如常人而獨無溺矢諸貴人使從者潜守覘之竟日不見其溺亦未嘗如厠也無不驚異後将而帰羅浮至京口宿于食店店人惟供設諸商販人而不顧隠者隠者戟手大罵遂出杖頭錢別買殽膳取酒一斗連噉恣嚼凡尽数

器而臥、此店人忽稱腹漲如廁洞下不止、展轉告急幾不自持、諸商販人共驚異之、登樓見隱者方枕一酒壺眠熟、疑其呪術所為、再三呼之、乃起坐、衆曰主人腹疾、先生豈有藥治之乎、隱者大咲曰、吾能食故遺無賴代起溺矢與作小劇耳、令他日更莫慢客也于是諸商販人為之謝過、須臾、店人腹中平復如故。

馬西風

馬西風、不詳何自、或云得道仙人也、永新彭明府少好道、不樂為縣、辭官歸、雲水羽流、居常滿座、一日、有花籃魚鼓道士闖入其室、彭遽起延坐、徵姓名、道士曰、我馬西風也、籍甚道名、願承眉宇、故來覿耳、彭

傾左右進茶、道士曰、貧道從武夷山來、攜得旂搶數藥、烹、方熟、請出奉餉、取懷中葫蘆瀉之、香茗二盌、甘冽殊常、兩人飲罷、彭傾左右置酒、道士又曰、酒亦貧道所有、是湘水造成鄰醁酒也、別注一壺如寉股、傾之不竭、撤出葫蘆中有核種〻、並珍怪之食、彭大驚、至暮告別、固留之不可、曰予所交者、非吾侶也、能從我游、請以明晨會于某坊可矣、彭許諾、道士忽擲杯梁上、化為雙燕、飛鳴啾〻、衆咸駭視、回顧座中、已失道士所在矣、彭自以得遇真仙、大喜過望、通夕不寐、辨色而興、如言訪之、道士已先在坊下、傾而謂曰、子真有心哉、趣與俱行、〻可數十里、總至一幽絕處、泉

香石翠花帽草灵望見繡幃丹座高出天半、彭心訝其非世間也、忽起家念、告道士曰、某來時未與妻子言別、師能容我暫帰乎、道士長息而語曰、信我凡夫之難度也、子帰則帰耳、何云暫耶、彭叩頭遜謝、道士出囊中紅霞米二升賜之、誡曰、煑三粒作湯可療百病、勤行施捨、慎勿秘惜、米尽、則子還化之期也、言既瞥然隠去、彭乃悵惘還家、以此米施人、最多灵驗、壽至百餘歲、米将盡矣、呼家人治具、邀親昵賓游讌会、数日、沐浴衣冠、與衆辭別、俄聞堂中起異香、〻風音越、遂端坐而化、楚人王兆雲記其事甚核、

白崖老祖

白崖老祖者、雲南真定府人、故軍民司土官也、能取水銀吞服之、運自己真鉛真汞、內鍊成丹、經三日吐出、無兩加赤銅三錢銷之、燦然上金矣、此丹銀與外丹假借藥物火候工夫者不同、第未知五百年後变否耳、閩人陳履吉、或称是故尚書、嘗棄家從白崖游、隱于雁飛三槓嶺、即閩索嶺至今尚存、萬曆年間、攜里朱九成時在彼、因詣白崖問道、白崖憫其游薄、思以拯濟、令致水銀一兩、九成既市水銀、三度進之、一々嚥而吐還、々時已成小餅、甚堅如石、碁子許大、果好銀也、後所求太多、怒其貪、叱而遣去、是時老祖受沐府供養、計年八十餘矣、

金竹

金竹者、常熟縣西湖南人也、常夢游一處、沿溪數里、桃花爛開、風景幽奇、迥異人世、溪行盡處、有高山、峰巒秀拔、儼然画圖、山之曲、石洞在焉、其中嘉木交蔭、美箭成林、掩映樓臺、都隔流水、視其阡陌路衖、又皆宛若舊識、竹心怪之、俄入一茅廬、房櫳甚潔、堂中有春帖子一聯、題曰、流水桃花仙路杳、白雲紅日洞門長、細玩之、恍是竹前生手跡、既寤、便大慟、與家人及鄉里別而去、不知所之、萬曆間、曾玄中有為諸生者、特往蹤跡、見之于終南山、張秀才應選說、

紫溪先生

柴紫溪先生者，崑山人，大京兆柴蘭仲兒也。生四子，其年四十三歲，一日之間，三子相續而亡，獨存幼者尚在襁中。因茲痛憤不勝，便棄妻子出家，竟入終南山。家人每歲餽餉不絕，後盡却之，誡云：此中但少沙饍，二三百歲老人多嗜之，相為致少許，餘無所需也。其家載饍累數車給焉。至則分遺山中道侶，後以為煩，亦併却絕。停數年，襁中兒已長大，為諸生，特詣終南。先生見即謝去，明日人與庵皆不知所在。兒無以尋求焉，自爾絕跡。余師耆宿章程說之。

石梅道人

弘治間，常熟有陸大參公潤者，為溫州守，有声。御史

為之豎五馬坊于門。少時閒行至虞山下。遇一道人坐青荷葉上。傍故有枯梅一株。此道人立呪之閒花滿樹。瀏大驚拜之。還折一枝以還。有頃。失道人所在。明日與朋游共往看花。亦亡所見矣。共地遂名石梅在初平石之西。亦章程先生說

髯道士攝李月華魂

萬曆庚辰。北直隸順德府理刑署中書記王治。家居鄉墅。落魄花柳之間。有角妓李月華者。京師教坊。色藝双絕。因避仇。潛居墅上。與治往来情濃。治常服役府城。多歇道觀。遇雲水髯道士。姿狀高古。姓名不定。亦在觀中旅泊。一日天暮。月光皎然。治貰酒與道士

歡飲、迨夜分矣、忽思月華、欲詣其家、暫與道士取別、道士曰、夜已央、君不能去也、且李娘此時、赴側近貴人家陪宴、某為君邀至可乎、但不得妄與酒飲、飲則敗吾事矣、約束殷勤、沼亦許諾、道士乃以手按沼頭着壁、閉其兩目、口喃喃讀呪文、呪已、方使開目、趣炳炬照、屏風外、見月華冉冉自樹影中來、形貌裝束、宛如平生、手携琵琶而至、使命促席並坐、奏絃成曲、彈出湘妃怨、淒然竹枝嫋嫋之声、道士起而長嘯引以相和、其音清越、如黄雀喉空、漸遠而沒、月華于座上數目王郎不已、沼亦凝睇久之、私視其懷中琵琶、乃紫檀槽邏背刻潯陽秋三字、宛是李家故物也、詩不

敢言彈竟已是四鼓月華告歸旣行至步廊下沼強持一危徃灌之道士怒曰若病狂耶損忘前誡乎速催月華下階推仆于地化為烟氣而滅沼快快益怪其事目睫未交際曉還訪月華不辭道士而去及門月華尚未起也視琵琶歷然在壁問其晏眠之故曰夜來夢中見天使追去玉虛宮仙官命錄奏樂鸞不自持鄉何為亦在座得無以人命戲乎方知所攜者李排之魂也沼惋怛移時重訪道士杳不知所跡矣海寧陳太常與郊時為順德理話于座人

楊太真

毘陵胡郡丞澄自言家中書舍夜數有奇香異光仍

聞管絃歌舞聲就視都無所有、但見花陰月影而已、如此者經旬、其後家人于隔墻引梯而望、隱〻見堂内銀屏珠箔之下、坐一神女、容姿曠世、侍衛者二十餘人、皆麗色、乃大駭足戰而下、明日開戶寂然、擧頭見七尺絹素屏風上、有画楊太真唐宮夜宴圖、問之張平山画也、衆僉謂曰是矣、撤去收篋中、其恠遂絶跡、青瑣高議載宋人秦子履所譔温泉記、以今徴之似非荒唐

桂花仙子

錢塘一士人、少年狂蕩、其妻早亡、獨居廓廡、偶于市中購得唐解元絹画桂花仙子圖一軸、懸之書斎、日

夕倚案瞪目注視念欲得嘉耦如圖中人凡圖有花果必採擷以為一夕有女郎年可十六七容顏姣麗裳衣軒妍從月色中來士人詢其居止笑而應曰家在墻東士人心意東鄰無是子也但貪慕艷色狂不自制擁之入帷妖態橫生曲盡歡昵凌晨趣辭去定昏之後復來自是夕夕無間每至則室中起異香枕席皆芬時說蓬萊閬苑之事士人頗訝異之經數旬而內外親表及臧獲輩竊竊倚聽穴壁而窺乃絕代姿首世所無也驚為狐魅之屬乘士人他出陰引南昌道士來治之道士吐匣中青蛇遍索因指此圖謂曰非爾為祟耶可嘗吾劍忽應曰身是崑崙山女與

此郎有累世姻緣、是以暫諧繾綣耳、鄉有何禁術、而欲剖我乎、復語其臧獲、曰君家如此行徑、不可留矣、其聲若出畫中也、語未畢、道士裂睛上視、持劍自抵其胸、及走出門、家人忙怖號呼、急謀焚毀此畫、俄頃畫晦、忽有怪風暴起、雲埃四合、彌漫一室、移時朗然、閱其像神如洗矣、隱隱漸失所在、久之空軸而已、里中數歲小兒、並見綃衣神女、羅襪行空而去、士人婦驚訊其事、方悟神仙之遊、臂粧衣香、氤氳不散者經月、悽戀宛轉、凝望無聊、廣延畫師好手數十家、重寫其真、莫能髣髴、於是乃止、終身不復琴瑟、為好事者賦無題數章紀之、余記其一、詩曰、玉京仙路杳冥

冥風折鳶飛去不停泣盡雲軿何日返教人遺恨失丹青、比于唐小說中真ニ避劍、及黃花寺壁寧王畫馬化去之事、千載合轍矣、豈解元之畫、神妙通靈一至是乎、張文煥秀才親見其事說之、

陳朝後主妃墓

萬曆中、江南大旱之歲、丹陽縣開家湖水涸、居民刈蕘其中、鍤下、鏗然有聲、深之三尺、掘得一古石函、ニ中有沉香棺木、懼不敢發、仍覆焉、其家五子、延姚江老生為師、密謀于老生發之、既剖、見棺中一美婦人、開目却活、肌膚容貌、儼然如生、殉物形製、都非近世有、而指甲與髮、纏繞徧棺矣、惟衣服觸風成灰耳、自

稱是陳朝後主妃、葬于此鍊形千年、命合更生、不知今何代也、談說亡國時歷歷可聽、欲振衣而起、衆以為魅乃推刃戕之、歎息而絕、推尋其墓之側、有古碑在、先生驗之、果然、後為隣仇所發、縣令取丹陽志考求其地、委有陳後主妃墓焉、悉以劫賊論、至抵死、卒先生碎其碑、事遂寢、而沉香棺沒入庫中、至今尚存蓋修太陰鍊形之術、而功滿當昇者也、

沈休文女墓

萬曆庚寅年間、吳興西塞山中一大古墓、山民發之十餘日乃開、中有石誌、識是梁昭明太子妃沈休文女之墓、既得梓棺、遂破焉、見一好女子、顏面如生、被

髮，長[illegible]丈，旋繞其骸，金冠繡裳，如王妃服製，樽罍有大白，簪長可徑尺，紫磨跳脫，宛在臂間，急呼曰，某得大陰鍊形之術，數千年已滿，今旦暮活矣，慎勿傷其體膚，將重報汝，盜不聽，急據其臂間跳脫不得，因斫數刀，臂斷遂絕，得其中寶玩可萬緡，是夕感夢于縣令，祈求理冤，令即余友袁君光宇也，遣吏往驗而已，竟不收，問其事遂寢，盜發棺者，與疾而死，袁君旋擢為尚書郎，治河張秋，以河從惧罪，一夕暴死，人咸以為陰譴云，吳人王徵君穉登，嘗賦吳興竹枝詞以紀其事，詩曰，沉休文女昭明妃，陵谷千年事已非，盜發墓門取宝玉，生時花貌葬時衣，有工字斫，為袁令取

去、玉簪今在嘉禾沈司馬思孝家、王先生曾見之、白如脂肪、云是道簪、非婦人飾也、相傳西塞山脈所結最高處、有娘娘廟、莫知所始、妃墓在焉、娘娘即妃是矣、

紫霄宮道人

萬曆初年、有一雲水過吳門、自稱紫霄宮道人、膚革如鐵、足跣不著履、每夜露其頂、危坐中庭、時方積雪凝寒、了不為異、其隨行弟子海雨、善行草、說是楚諸生、或云道人即玉虛子也、姓李、能於掌握起風雷、造集仙樓于武當山中、昔游長安、春宮侍郎韓世能師事之、後隱去、莫測所終、陳旃說、

孔道人神筭會禪師立命

滇南孔道人、不得名、修髯偉貌、飄若仙者、得邵子皇極數正傳、雲游江南、至嘉興縣、舍于慈雲寺、時秀水袁黃儀鄉、因早喪父母失李、將棄舉業為医、遂還道人于市中、敬而禮之、道人語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補邑諸生矣、何不肄業、袁告之故、引之歸家、試其數、每言小事、無不必驗、遂起名場之思、謀于表兄沈稱、稱言郁海谷先生在沈家設帳、送汝寄學甚便、袁遂禮郁為師、道人為袁起數、縣童子試當十四名、郡試七十一名、督學試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與之卜終身否泰、言某年考第九名、某年當補

廩、某年當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縣令、在任二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袁偉其言、拜而受教、是日改號了凡子、益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耳、明年秋官考太學科舉道人筭定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後行善事如故、竟生子登第、授寶坻縣令、五十三歲時、安然無恙、後官至禮部郎而歸、平生休咎、毫無驗者、表因著省身錄示其家兒、竟以壽終于家

北京神相數

武宗朝、江陰大豪周機、字安卿、家財百萬、廣結朝貴入貲太學、因赴舉詣京師、聞西山真空寺老僧神相、與駙馬陸平侯、三人一等粧束、聯騎而行、既至、老僧

迎門、三人拱揖而入、僧相駙馬曰、金枝玉葉帝子姻親、相隆平侯曰、胙土分茅勛臣之胄、後相至撫歎曰、富長者、可惜可惜、好匹大紅羅、只是尺頭短、君可至四十二矣、時年三十有六、撫闕斯從報急理歸鞍部署家事、以待兆期、至是歲、果無病而亡、恨失老僧姓名也、

世廟中、京師有神數馮瞎子、開肆長安街上、初不知名、時新鄭相公高拱、方居首揆、掃門無客、馮忽詣相府前投謁、其下虞候數十人蜂擁而至、訶是何人、共相責問、馮叩首云、莫攔阻我、相公三日後且去位也、衆以為狂、新鄭偶在堂上、聞此說、默默不言、

戒左右善遣之、果三日而聖怒不測、下罷相之命矣、新鄭既出順成門、急使人四出追覓馮瞎子、時馮已束行李、候立道傍、曰、相公無憂、不出三年家居、尋當召還政府、某送相公至家、仍伴來京也、新鄭抵家纔三年、果有後命、馮與俱入長安、廣蒙薦引、致数萬金而歸、此太原徵君說

獪園卷之三終